



# 神奇美丽的镇夷峡

□ 田瞳

河西走廊中部,高台县境内的黑河下游,有一自古闻名的险峻峡口——镇夷峡。传说这峡口为大禹治水时所开,至今崖上还留有禹的斧痕。

张掖地面有两条河,一条从东边的焉支山向西流,古称弱水,今名山丹河;一条从南边的祁连山向北流,古称羌谷水,即今日黑河。二水在张掖城西北汇流,向西流入高台县境内。镇夷峡口,是二水汇合后西流的唯一通道。峡口狭窄,壁陡石怪,如斧劈刀削一般,当地人称之为石峡。据《高台县志》载:“镇夷峡口,为当年禹导弱水所劈。”

镇夷峡位于高台县天城村,因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自然风貌,已成为一处别具特色的风景名胜地。

这地方恰好处在张掖、酒泉和内蒙古额济纳旗三边交界之地,其地理位置险如一把锁钥,故有“天城锁钥”之称,历史上向为兵家所看重。古之取名“镇夷”,自然是凭借此处之险要地势,阻止外夷入侵之意了。

天城村位于镇夷峡峡口处,古时在此建有镇夷城,城墙为黄土夯筑而成,周长4.3华里,坐北朝南,依山傍水,扼守着峡口出路。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在此处创建镇夷守御千户所,为历史上高台境内的第一个县级政权机构。镇夷千户所经历了明清两朝,直到雍正年间,才将镇夷、高台两个卫所合并为高台县。镇夷千户所前后历时329

年,其存在历史可谓久远。作为历史的见证,现今天城村尚存有一段古城墙的残垣。

伴随着古城遗迹,峡口外的山头上还屹立着一座座历经沧桑的烽火台,也形象地印证了这里确实是兵家必争的古战场。当地人把这些烽火台叫作烽墩,每个烽墩皆各有名,而且还伴有神奇的传说。

比如麟墩,传说从前山中有一大蟒,出没无定,为害一方。有一孤胆勇士,埋伏在大蟒穿行的路径上,奋勇刺伤大蟒,自身也被大蟒的尾巴扫倒,那勇士和大蟒都死在了山上。人们为纪念刺蟒英雄,便给那儿的烽火台命名为蟒墩。

天城村背后的连绵群山,如一道阻隔漠外的天然屏障。唯有大禹王劈开的石峡,是群山深处的一条狭窄通道,乃古代连通匈奴龙城的必经之路,古称“龙城古道”。两千多年前,西汉名将霍去病在河西大破匈奴,溃散的胡马即是穿镇夷峡逃往山外大漠,天城山上因而留下了有名的霍王庙。匈奴被汉军逐出后,渴慕河西山川水草,屡图卷土重来。经多年将息,到了汉宣帝时,胡骑又在大漠上踏起狼烟。公元前70年,汉宣帝拜赵通为宣武将军,赴河西再讨匈奴。赵通是先秦赵高之后,出身将门,武略过人。赵通联络乌孙,约定在居延道包抄匈奴。他自率精骑,出镇夷峡从黑河北路直下,在石门山与匈奴相接,一场激战,匈奴大败,汉军乘胜

追击百里,适逢乌孙兵从西路赶到,两边夹击,斩杀匈奴右贤王,大获全胜。战后,赵通奉旨留守镇夷峡,他带领军民垦荒屯田,修筑烽墩,多次击溃匈奴的侵扰,后来战死疆场。当地军民怀念赵将军功绩,特意在他生前亲手开挖的水井前立碑纪念,上书“甘泉济众”四个大字。

在明代,又有勇将白刚,平定河西战功显赫,被朝廷封为世袭五千户,掌镇夷所印,自此世居天城。白氏家族中先后共有7人担任此职,镇守峡口,确保河西门户。

到了清代,天城本土还出了一员大将,名叫阎相师,他骁勇善战,在雍正、乾隆年间多次征讨叛乱,屡建战功,历任瓜州营参将、金塔寺协副将、肃州镇总兵、安西提督,直至甘肃提督。阎相师于乾隆二十七年病卒,乾隆皇帝御赐祭葬碑,碑文赞他“从征戈壁,威行葱岭之西;跃马崑崙,勋策凌烟之上。”相师墓就在镇夷峡内,墓碑至今屹立无损,成为石峡内一处著名的古迹。

镇夷天险,山高水急。最高的山头叫顶儿山,有民谣说:“登上顶儿山,望见嘉峪关。”真若登上山顶,虽不能看见数百里外的大漠雄关,极目处却见群山起伏连绵,无穷无尽,如同海浪排天,好一派壮阔气势,苍莽雄姿!

镇夷峡内又是另外一番诱人天地。两边险峻山崖,奇峰怪石,千姿百态,天然形成

一处处绝妙奇观,民间又为之冠以各种形象的名称:老君石像、二僧拜佛、镇水神石、金龟探水、晚翠山房……这些景观多又伴有迷离的神话传说。比如在石峡中段的陡峭悬崖下边,湍急河水受崖壁阻拦,形成一巨大漩涡,水底也因冲刷出一个深坑。传说这深水坑中有一轮金月亮,谁若看见了水底的金月亮,即可交上好运。

黑河水随山势流入石峡,蜿蜒曲折穿越百里峡谷,前后分作三段,分别叫正义峡、阎家峡、赵家峡,素有“黑河小三峡”之美称。河水穿过三峡后,急急流向额济纳旗的茫茫沙漠。石峡内靠流水的滋润,长有大片胡杨林。也许是因为特殊的地域环境,天城人说,石峡的胡杨林可生长一千年,枯死后又可站立一千年,倒地之后还能延续一千年不朽。

三峡的中段较为开阔,河边土壤多沙,可供农耕。而今,天城人已在这里开垦出片片土地,还培育了大片果园。如若春季来到石峡,正逢桃花梨花盛开时节,峡谷里远远近近一片烂漫的雪白粉红,使人顿感同置身画境。这迷人景色令人不禁想起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好一个神奇美丽的镇夷峡!当年大禹王巨斧劈开的石峡天险,随着滔滔不息的黑河水走过了历史风烟,今天正以多彩的风姿揭开它崭新的一页。



渭水河畔

## 渭水汤汤

□ 汪海洋

对于西北人来说,喜欢水,是从心底里的喜欢。这种喜欢程度不亚于南方人喜欢高山、戈壁、草原,是一种神奇的向往。

对于出生在西北的我而言,从小到大,不仅常常与大山为伴,更有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渭河,永远滋润着每一位渭水儿女的心田。

伫立陇西渭水南岸,看绚丽的灯光倒映出一派梦幻,想想眼前并不存在的苍苍蒹葭,心灵溯洄、溯游河之东西,纵横千里,穿越万年。

从此,往西有渭源鸟鼠山,往东有秦安大地湾。

渭河,古称渭水。是黄河最大的支流,发源于渭源鸟鼠山品字泉,东流横穿陕西渭河平原,至潼关汇入黄河。

多年前,曾探访过渭水源头。在鸟鼠山麓,有一古庙“禹王庙”,庙前不远处就是渭水源头品字泉。当时禹王庙已经破败倾圮,品字泉也将干涸。据说禹王庙始建于西周初期,历经两千多年风雨,屡毁屡建,现存禹王庙修葺于清光绪末年。前几年,当地鼠山村人多方募集资金,修复了禹王庙,使文物古迹得到了保护,也突出了品字泉作为渭水源头的纪念意义。

《山海经》称:“鸟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渭源县的名称也是与渭河源头相关。《尚书·禹贡》:“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洋,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与各个民族的早期传说一样,中国古代也经历了一次大洪水时期。大禹用疏导的方法治理水患,足迹直至渭水源头,可见当时渭水是一条大河,黄河水患与渭水密不可分。禹王庙当然是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站在此处,仿佛听到了几千年前的滔滔洪水,看见了大禹率众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忙碌身影。

宁静的夜晚,眼前的渭水无语东流,我的思绪也随之而去。它的第一大支流葫芦河从静宁蜿蜒南下,经庄浪,到秦安汇合了清水河,一路向东南,在天水三阳川汇入渭水。这条伟大的河流流淌在古成纪大地上,也不知流过了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年。在它的滋养下,女娲部落、伏羲部落相继产生,绵延发展。葫芦河和渭水交汇处有卦台山,是伏羲一画开天之地。女娲补天、伏羲画卦,华夏文明之光在这片神奇的陇中大地上生发。

虽然大地湾消亡了,但大地湾文化并没有消失,几千年时间里这一最初的原始文明沿着渭水河谷向东迁移扩散到渭水中下游和黄河流域,从而孕育出了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又回头沿着渭水河谷向西,影响了渭水上游直至洮河流域以及更远地域的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兴盛繁荣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马家窑彩陶是彩陶发展史上的艺术巅峰,那曼妙的器形、精美的图案令人惊叹不已。马家窑文化距今5000年左右,那时还没有文字,只有各种纹饰图案附着在形态各异的陶罐上,这些纹饰图案就是先民的语言,这些语言与先民对生殖崇拜、农业生产、捕鱼狩猎、天地认知等相关。渭水上游的陇中是彩陶的故乡,这里广阔深厚的黄土在史前最适合烧制彩陶。黄土的细腻温润,洮渭之水的含情脉脉,注定了彩陶的温婉迷人。

就是这条汤汤渭水,为陇右广大地域带来了繁荣昌盛。直至安史之乱前,“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这里曾经水草丰美,物阜民丰。这条渭水通道,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历代中原王朝经营大西北、经营西域的重要地带。实际上,这条通道也被称为史前丝绸之路,也就是在史前、在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之前已经有这样的通道。起先人类的足迹总是沿着河谷地带行进,在史前漫长的岁月里,文明的传播,人口的迁移,早就在渭水河谷踩出了一条便捷的道路。

白马驮经,翩翩西来,丝绸之路,云蒸霞蔚。佛教遗迹也遍布丝绸之路甘肃段,最西边有敦煌莫高窟,渭水上游段有武山水帘洞、甘谷大像山、天水麦积山等著名石窟群。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渭水上游,说来话长。站立渭水岸边,跟随渭水的脉动而神游,抚今追昔,思绪万千。《秦风·蒹葭》产生于秦人的故乡渭水上游段,两千多年来,这一片蒹葭及其水域就荡漾在我们民族的血脉里,成为一道经久不衰的旖旎风光。



黑河下游镇夷峡

## 羊马城寻古

□ 窦和平

初春时节,山林枯瘦无声,碧空艳阳高照。仰望羊马古城,虽数次登临,皆在绿树红花盛夏之季,此季,久无霜雪,天朗气清,正宜登临,心遂动而赴之。

宕昌县境内古城堡众多,遗存有21处,其中的羊马古城就是有代表性的一座。宕昌县东与礼县接壤,西与甘南州舟曲县、迭部县相邻,南与武都区毗邻,北与定西市岷县相连。属于青藏高原边缘和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的交错地带,加之受岷江、白龙江等河流的长期冲刷、切割,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形地貌异常复杂,山岳特征显著。宕昌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南北朝时期,当地羌人曾建立“宕昌国”,宕昌为羌族部落首领之名,由此得县名。

邀友同行,徒步寻踪。经大桥湾国道线直行,行约百米,路边栽有奇石,书曰:羊马古城栈道。昔日水泥坡道已无踪迹,改为方木横竖铺面,古韵十足。

依祥云寺山门进入,山门仿明清建筑牌坊,人字木架撑起云斗飞檐,灵兽瑞兽惟妙惟肖欲动。

循栈道而上,有佛字碑,高约80厘米,宽约40厘米,中间一“佛”字。上面祥云萦绕,绿色彩绘,托举莲花台由莲叶、莲花、莲子组成,栩栩如生。

再往前走,看到在观音殿大门外耸立着一座地藏菩萨大理石像,面向西方,慈祥庄严,眼睛半睁,两耳垂肩,脚踏莲花台,身披袈裟天衣。看着惟妙惟肖的石像,前来参观

的游人无不啧啧赞叹。

继续前行,来到菩萨洞。菩萨洞又名白衣菩萨洞,始建于北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1077年),初建时有菩萨洞一座,山神土地庙各一座,钟楼鼓楼各一座,廊坊三间,大小共有八间。此处有古道通行,从羊马城大桥经菩萨洞通往牙坪村沟门口。

拾级而上,山崖陡峭,栈道竖立,古寺森森。登山栈道犹如神龙飞天,前不见首后不见尾,脚下时有惊心动魄险象环生,头顶亦有云迷雾罩如游仙境,身旁,偶有山鸡在灌木丛中凌空飞起;身后,昔年琼花已成诗,今时枯枝凋零。山路盘旋,左拐右弯,边走边看,到达羊马古城遗址。

羊马古城位于宕昌县城中心地带的一座山峰之上,是宕昌古国建筑遗址,与高庙山隔河相望,但比高庙山更加巍峨。

据《岷州志》载,此城为北宋“宕州”吐蕃首领木令征所筑,北魏羌人建立了宕昌国。羊马古城,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山顶平坦,可容纳官兵将士、父老百姓千余人,屯粮练兵,构筑攻防。此处,原系岷州南路十八隘口之宕昌寨,从粟林寨至乾江头寨,每寨修筑烽火台,有专人值守,备干柴急用,如遇贼寇入侵,烽火狼烟四起,一路望见,相互通知加强备战。此处,峭壁陡悬,易守难攻,有百人守城万人难攻之险要,是一处保护百姓安全、防御外敌入侵的重要军事要塞。从峰顶一览众山,邻寨四方可见,险峻巍峨居宕昌国之中枢。透过断垣残壁,树林蒿草,大

家仿佛看到了昔日宕昌国市井繁华和民居的错落有致。

听友人介绍,此处昔为秦人一统六国,九州分属雍地,群山险峻森林万顷,关隘要塞塞马古道。自古,西域中原进出之门户,兵家之纷争。后羌人首领梁勤建国,北魏时期宕昌国沿袭十二代二百六十年,羌马当归,麝香党参,均是天朝贡品,史书记载。依据礼县太塘乡之宋庆二年(公元1196年)所立《大潭长道二八分科后碑》记载:“自朝廷立西戎之马于宕昌,马政自林之首重事于潭邑。”宋朝的战马主要经宕昌转运到南方各地,而且在此还设立了茶马市场。《宕昌县志》记载:“羊马城东面山底是计子川村,南面山底是马鞍山村,西面山底是牙坪

村,北面山底是甘川公路和岷江,岷江和官鹅河三面环绕。”古城遗址由前城、中城、后城组成,遥相呼应。

登顶羊马古城,可一览宕昌县城全貌。马鞍山的正对面是高庙山,两山之间隔着由西向东奔流的岷江。西边是官鹅沟,官鹅河从沟里流出,与岷江汇合,将马鞍山从东、西、北三面环绕起来。

驻足眺望千年巍然耸立的奔奔残壁,以及山下滚滚逝去的岷江、官鹅河,同行之人不禁深深感慨古羌族先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夕阳西下,绕着蜿蜒的盘山路上山,依依不舍地回望羊马古城,天色逐渐暗下来,四周的群山,呈现出青黛色的轮廓,暮色渐浓,古城与山体渐渐融为一体。



宕昌官鹅沟羌藏风情园(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